

# 接二连三

□李金海

# 卡车上的乌金

□塔娜

1

亦可在上班,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,说明天是初一,正好礼拜六,她要上响山寺,那地方不通公交车,让淮河开车送她一下。淮河是亦可的丈夫,在机关工作。亦可有驾照,但胆小,不敢开。她刚要放电话,老妈还有话要说,又是老一套啊,劝亦可再要个孩子,将来与盼盼做个伴。盼盼是亦可和淮河的女儿,五岁,在幼儿园上大班。

亦可懒洋洋地说再说吧。当妈的却十分热衷,说正好我和你爸刚退休,有时间,身子骨也硬朗,多好的机会啊。亦可笑了,说淮河他爸也这么说,话够狠,还说儿子别成心让他“断后”,老头儿虽是玩笑话,肯定也是想多添一个孙辈。母女俩都笑了起来。淮河和亦可都是独生子女,成家后买了房,距离双方父母家也不远。淮河的父亲还要赡养近九十的爷爷,不过是他和叔叔轮流着养。亦可的姥姥则一直瘫痪在床,常年住在亦可父母的家里。

亦可挂了母亲的电话,接

通了淮河的电话,说了明天上午送母亲外出的事。没等亦可说完,淮河就说她怎么忘了,明早要送他爸妈去机场的?亦可一下愣了,是啊,淮河的父母要去海南旅游,她竟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下也只好说没事没事,明天她让闺蜜去趟车就是了。

晚上回到家,亦可对着淮河发牢骚,说她妈真是事多,成天神神道道的;接着又埋怨闺蜜借车不痛快,最后竟抱怨淮河的父母应该坐大巴去机场……淮河辩解道,他爸妈第一次坐飞机,不送怎么行。吃晚饭时,不巧盼盼调皮,后脑勺上挨了亦可轻轻一巴掌,哭了。

2

第二天大清早,淮河拉上父母,向机场奔去。路上,父亲笑着说,我问盼盼了,她想要个小弟呢。母亲则道,都什么社会了,闺女、小子都好的。淮河笑笑,没言语。

一通忙碌,淮河把父母送进了机场。回返的路上,亦可打来了电话,说闺蜜的车出了点小问题开不了,等他回来,

还是他送亦可妈去响山寺吧。淮河说好,十点赶回去。

不到十点,淮河赶到了岳父家,亦可和盼盼也等在那里了,岳父也愿意去野外走走。亦可还决定,在山脚下吃个农家饭。响山寺在郊外的一座山的半山腰上,进山的路还算平坦。车不疾不徐地往前,因有盼盼在,欢声笑语,撒了一路。时值深秋,山中的树叶已开始飘零。

一家人陪着亦可妈在寺里进完香,出了山门,看了会儿养生池里的金鱼,又在附近略转了转,便驱车去了山脚下的农家菜饭馆。

正吃着饭,淮河手机响了,是主任打来的,问他下午有空没有。淮河有点小激动,连说了三个“有空”。主任让他赶过去,对照几份表格。这下淮河再没心思吃饭了,亦可爸说工作上的事不能含糊,快点吃。

晚上,亦可和淮河说闲话,提到了生二孩的事。淮河说,压力山大啊。亦可态度也坚决,说咱们拿定了主意,不用听老人的。

3

日子在平静中溜过。

这天下午,是淮河父母从三亚回来的时间,淮河专门请了假去机场接。行至半路,亦可打来了电话,口气特别急,恨不得从手机里跳出来。原来她爸要送医院急诊,让淮河赶紧回来!亦可哭咧咧的,没好气,说我爸正看着电视,昏过去了,别问了,快回……淮河脑袋里不由嗡的一下。车子掉头往回走。快进市里时,亦可来电让他直接去离家不远的二院急诊。

到了医院,淮河把车子胡乱一停,就跑了急诊室。医生正在抢救深度昏迷的岳父。一旁的亦可神色惊恐,岳母也满脸泪痕。

这当儿,淮河的手机又响了,是爸爸打来的,说已降落。忙乱中,淮河竟忘了给父亲打个电话,他只好赶紧作了解释,并让二老坐大巴回来。父亲吃惊之余,教淮河忙他的,甭管他们,回头再去看望亦可的父亲。

亦可的父亲还在抢救中,时间已经很长了,却还没有醒来。

4

忽然,淮河竟看见父母出现在急诊室的门口!正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,再一看,不对,只见母亲搀扶着父亲,而且二老显得相当狼狈。似乎人人都感到了意外,三家人竟是在这里相聚了。

原来,是父亲在下了大巴车后,一步踩空,崴了脚。淮河急啊,恨不得分身有术,把自己劈成几个人。两位亲家母凑在一起,唉声叹气。

整个事情的最后结果是,亦可的父亲虽保住了命,却几乎半身不遂;淮河的父亲的小腿骨折了,至少要躺床一百天。

待父亲和岳父的病情稳下来后,淮河又大病了一场,好多天高烧不退。接近痊愈时,淮河有气无力地对亦可说,他最近常常想,不只想老二孩,还想要三孩,不管男女。

亦可眼睛倏忽亮了,说她也是这么想的。

# 问路

□惠远飞

人到中年的老刘没有发福,黑瘦黑瘦的,显得老气横秋。爱人经常在小孩子面前说,你别凶巴巴的,吓着人家孩子了。

老刘每次听到爱人说这话,都不以为然。吓着孩子?你拉倒吧!我老刘在街上随便散个步,差不多每次都能碰到一两个向我问路的人,毕竟这城市建设三天一个样,何况还有些人还不太会用手机的地图导航呢。

老刘为能够为路人指路而感到无比骄傲,这一方面“无情”地揭穿了爱人关于自己“凶巴巴”的言论,肯定了自己亲和的一面,同时也能够体现自己的某种价值。

老刘的散步是有规律的,出门右拐穿过前面正在建设的巴黎花园工地,再右拐前行,就上了观光大道,直达龙山水库的绿道。今天是星期天,老刘准备去绿道走走,空气好得很。

正是上午九时多,太阳老大,老刘跑到一个工程隔离板的阴凉处歇会儿,裤兜的手机响了,是小区微信群里群友的消息,说是最近本城有4名儿童失踪,XX社区XX小孩放学后失联,请大家留意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云云,另外孩子学校的家长群也有类似的转发消息。老刘“切”了一声,现在网络上各种信息太多,该信不该信啊,得自己拿主意。

他无奈地摇摇头,继续向前溜达。“吱”一声刹车,吓了老刘一大跳,一辆金杯紧挨着他停下,车身上满是灰尘,好像是哪个垃圾堆里刨出来的。副驾驶座上探出了脑袋,是个妇女,年纪五十多岁,圆圆的脸,齐耳短发显得很利落,眼睛里有着一抹亮光。“大兄弟,问个路!”

“你们要去哪?”老刘扫了一眼副驾驶座,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手把方向盘,嘴里叼着一支烟。

“去罗田镇。”那妇女回答,倒也干脆。罗田镇离这里还隔着三个镇子,高速公路通不到那里。

“我不去!我要我妈!”驾驶座的后座传来一个孩子带着哭腔的声音。“咋不去呢?你爸爸在那里等你呢!”妇女扭头说。老刘通过缝隙看到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泪眼汪汪,脸上露出害怕

的神色。

“你们这是……”老刘疑惑地问。

“带孩子去罗田镇看她爸爸,她爸爸在那边工地出事了,她妈在家晕了,走不开……这孩子是吓傻了!”妇女解释。

驾驶座上的男子扭头给那个小女孩递了瓶矿泉水,小女孩努力把身子缩了缩,趁着女人探头说话的时候,拼命地摇头。

“噢,这是大事!不过简单,你们导航啊!”老刘觉得放着导航不用真的很傻。

“车上那个没装,手机导航我使不好。大哥帮我指条道儿,我们赶时间。”男子有些脸红地说。

“宁宇乖,到了地方,舅舅带你去儿童乐园、去吃肯德基。”驾驶座上,男人扭头对后面的小女孩说,脸上狰狞的神情一闪而过。

小女孩不说话,蜷缩在座位上,当老刘看过去时,她好像不停地在说什么,又似乎在嘟嘟囔囔,只是车外听不清。

“去罗田有两条路,一条是绿洲大道,从商山镇过去,不过比较绕,估计要三四个小时;还有一条近路,右拐上观光大道,前面第三个路口进去,有条小道,穿过前面那个水库,2个小时就到罗田了。”老刘耐心地解说一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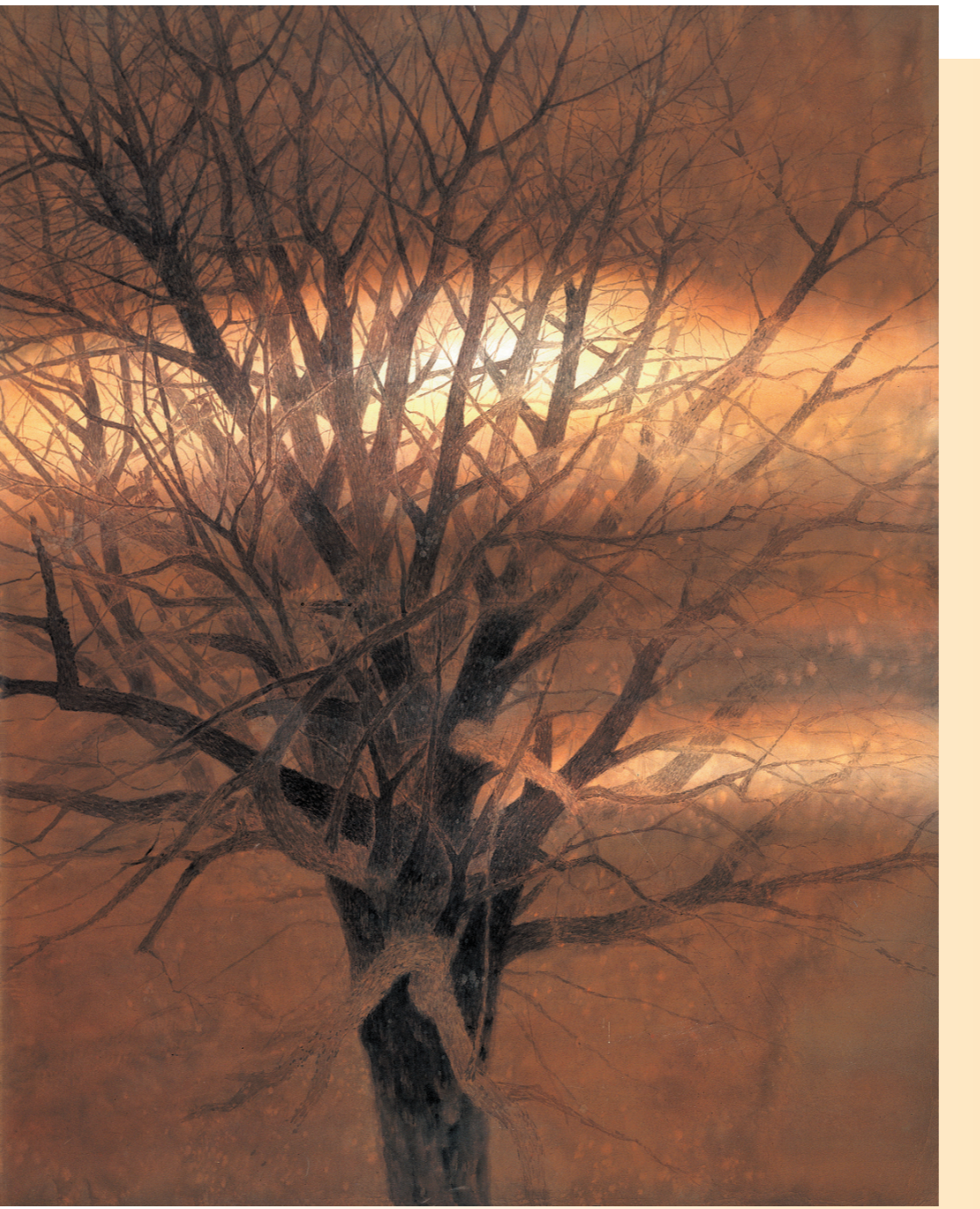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我们走近道吧!谢了,大兄弟!”妇女和驾驶座的男子对视了一眼,迅速做出了决定。

金杯车从老刘身旁扬起了一阵灰尘。

这边,老刘迅速拿出了手机,“喂,是110吗?我要报案,请马上解救一个被拐儿童,嫌疑人一男一女,开金杯车,车牌号海DB34XXX,现在正在观光大道,朝龙山水库绿道旁的小路开过去。对,对,就是那条断头路!”

老刘继续向前溜达,随口唱起: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,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旌旗招展空翻影,却原来是司马发——来——的兵……”

没多久,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从身后响起,两辆警车从老刘身旁飞驰而过。掀起的灰尘,弄花了老刘那断断续续的唱腔和瘦削的身影。



幻像(纸本设色)

□李劲笔

# 立春

□陈树茂

1998年7月的某天下午,我和小鹏同时分到同一家单位,同住石鼓岭的大学生集体宿舍。

小鹏是个大帅哥,用现在流行的话说“帅呆了”。他女友晓玲却长得矮小,皮肤又黑。每次小鹏和她走在一起,一高一矮的,不大相称。我经常开玩笑说,找这样的女友,真浪费你这个大帅哥。我还假装端详她,然后摇摇头啧啧几声,可惜啊可惜,一米八的帅哥……

小鹏总是苦笑说,人不能忘恩啊。

小鹏有自己的苦衷。一次,他喝醉了说,你以为我想找女朋友吗?我一直都想先有事业的,大学时我妈生病没钱医,是晓玲家里借钱救我爸妈的。

我忍不住说,恩情毕竟不是爱情,10万块钱就能买一个终身幸福?一说完,又觉得自己很不厚道,我嘴里还吃着晓玲送的泡椒鸡爪呢。

我喋喋不休发牢骚是有原因的。每个周末晚上,我都要牺牲休息时间去看通宵录像。晓玲要来我们宿舍,我不想当电灯泡,提前出去闲逛。每次,小鹏都不好意思说,兄弟,辛苦了。我笑笑说,辛苦你了!我不怀好意看看他妈。晓玲吃吃笑,拿一堆零食塞给我说,谢谢你啊。

哼,我也要找个女朋友。正当我四处相亲找女友时,小鹏的恋情却屡屡传来危险信号。晓玲已经好几个周末没过来了。小鹏代替我去了录像厅。

我预计,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一晚,我回到宿舍,看到晓玲正在收拾衣服,小鹏坐在床边默默抽烟。这小子还学会了抽烟!晓玲竟没有管他。我记得晓玲说过,她不喜欢烟的味道。他俩默默无语,我觉得很有趣,顺手打开收音机,正播着张惠妹的那首《我可以抱你吗》。

小鹏终于开口了,麻烦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?又转过头对晓玲说,我欠你的钱,慢慢还你的。我心想,好小子,长得帅就可以随便甩掉救母恩人吗?

晓玲冷静说,没关系,当是

我送你的礼物吧。我低下头,觉得自己多么卑微,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,这么好的女孩去哪找啊?我想起自己几次被女孩子甩的惨痛经历,竟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等我抬起头时,晓玲已经走了。小鹏没有送她。我觉得他太分了,生气地说,兄弟,以前是我不对,经常在你面前嫌弃晓玲,那是开玩笑的,你怎么能当真呢?小鹏转过头,眼眶红红的,沙哑说,是她提出分手的,她父母要送她出国……他还说没完已泣不成声。

小鹏消沉一阵,又振作起来了。

用他的话说,爱情不能当饭吃,老家的父母还等他寄生活费呢。那时,刚好单位要推荐一名技术人员去援助新疆建设,他第一时间报了名,经过层层筛选,他被选中了。离别当天是立春,我和小鹏、大伟三人醉了一场,还相约每年立春相聚。

相聚的承诺,变成了泡影。小鹏一去就是三年。他好像想逃离石鼓岭这个伤心地。一次,他忽然回来探望我们。我开玩笑说,你还记得我们这帮难兄难弟啊?

小鹏感慨说,那边苦啊,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,我现在心脏有点问题,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看晓玲的父母。

我惊讶地看着他说,你现在还跟她有联系?小鹏苦笑说,她父母投资失败,家里的房子都卖了。她父亲还住院了。我这次回来看看,也给他们一点帮助。我今天听她母亲说,晓玲出国后,过得并不幸福,最近还和她老公分了……还不如当初不要出国,和我一起……

小鹏还没说完,眼眶已经湿润了。我忽然想起他的口头禅,人不能忘恩啊。他把援疆的补贴和三年的积蓄全部给了晓玲的父母。

那天,刚好是立春。我们在石鼓岭旁边的大排档聚餐,酒后撕心裂肺地嚎着汪峰的“春天里”,一遍又一遍。

# 伞

□谢光明

“啪”。不轻不重,我刚关上车门,就想起我的伞落在她车后座了。

20多年前的那天,同学结婚,新郎不是我,新娘也不是霞。我和霞是去给同学帮忙的。霞是伴娘,她长得漂亮,素颜盖过了浓妆的新娘。我是打杂的,闹闹洞房,放放鞭炮。

新娘来的时候,天上雨夹雪,地上雪夹雨,还有一地鞭炮在乱响。霞穿七分袖白色连衣裙,为新娘撑一把红艳艳的长伞。新娘趴在新郎背上,新郎高兴得一路小跑,两人笑得合不拢嘴。霞眉头微皱,她跟不上新郎的脚步,只能左手高举新娘伞,右手拿着自己的一把花格子洋伞,还得用手指提起裙摆。

我又看了看那把湿淋淋的

花格子洋伞。现在,它躲在塑料桶里,就像害羞的霞在人群里躲着我,与十几把雨伞插在一起,非常显眼,犹如被绿叶遮挡的鲜花。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读书时,我总是跟在霞后面的作业本,让我的作业本压在地作业本上,或让她的作业本压着我的作业本,那真是一种美妙的幸福。

我一点点靠近塑料桶,花格子洋伞只露出绿色伞柄,伞柄上扣着一个黄色塑料皮圈,就像一个金色项链和一块绿翡翠放在一起。霞在婚房里陪新郎喝茶,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,没有客套,有说有笑,她根本就多看一眼门口的塑料桶。厅堂里人挤人,说话的抽烟的嗑瓜子的,各忙各的,也没人注意塑料桶。

我弯下腰,拨开其他雨伞,

拿起花格子洋伞,假装在拿自己的伞。心想要是被发现,我就说随手拿把雨伞去小店买包烟,可是没人问。我拿着伞开门,甚至没人注意我。

“噢”,雨伞张开,就像张开怀抱的霞。从此它天天在房间里陪着我。睹物思人,我时时想念伞的主人,憧憬花格子洋伞变成红色新娘伞的那一天。但理想就像雪花,再美丽,都要消失在春天。第二年早春,霞结婚了,新郎不是我。

今天,我坐霞的车参加同学儿子的婚礼回来。到家后,霞打来电话:“明人,我车上一把花格子洋伞是不是你落下的?明天还给你。”

“不是我的。”我矢口否认。说完,我拉开抽屉,一抽屉的花格子洋伞,新的,旧的。其中一把,已经有20多年了。



众乐

□阙道华